



她们文学丛书 小说卷

方方 著

推测几种

云南人民出版社



她们文学丛书**小说卷**

推 测 几 种

方 方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刘存沛
封面设计 王玉辉 西里
责任校对 向海
版式设计 西里

她们文学丛书
小说卷
推测几种
方
方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29000 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8000 册

ISBN7-222-01944-8 / I · 537

定 价: 14.10 元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获得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1995.5.25

目 录

1 她们——《她们文学丛书序》程志方

- 1 船的沉没
- 76 状态
- 145 黑洞
- 199 三人行
- 247 推测几种
- 261 凶案
- 277 纸婚年
- 290 历史
- 299 冬日苍茫

船的沉没

朋友 X 说，你如果实在手痒，你就写出来吧，权当是为我登的征婚广告。

——作者

这件事一开始就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左右着，我力图摆脱它的牵制几乎耗尽我全部的精力。至今，我仍然在它的阴云笼罩下惶惑地注视我剩余的人生。运用“剩余”两个字也许显得不很合适，我昨天刚刚度过 30 岁的生日，用我的朋友树凤的话说这是船刚出海的时候。然而我总是觉得一个人从出世第一天起便开始计算他剩余的生命还有多少。

我是一个 30 岁的独身女人，曾经准备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宣布我的独身主义政策。其实有几次同学聚会我已经就这个话题说了“序言”，但每次都被机敏的同学岔向了别处，不要这样，所有的人都这么对我说。

我在任何公共场合下都落落大方，谈笑自若，妙语连珠。认识或不认识我的人都为我的自自然然的风度击掌称好。他们中常有人指着我的脊背说像我这样心理健康正常的女人真是难得几个。而照常人的观点女人到了我这种年龄独居未嫁者大多会形成心理变态。或见男人退避三舍，眼里隐着无限仇恨；或趋之左右，忸忸怩怩地作出小女子的万般柔情；或在一切人面前挥着她们干瘦

的胳膊，古怪地耍着老处女的脾气。而我，却从没有这三态中任何一态的行为。我朗朗地发出笑声时，那声音干净纯正，不掺任何杂质，我的笑声常常感染旁人但更感染自己。我常常把我的“先锋”音响放得轰轰烈烈，来了客人，冬天请他们喝“麦氏”夏天则饮“可乐”，客人常叹惋自己一番然后说“你这种活法真叫人羡慕，世界上像你这样想得开的人也真还不多。”我听这话依然笑意满脸，至多反问一句“是吗？”

那一天，冬日的阳光把大地照得一片惨白。屋顶上的雪在这温热之光下化成水从屋檐坠下，滴滴嗒嗒地敲打着台阶。当我走下湿漉漉的台阶，宛若一个痴呆者恍惚心神地走出他的视线之后，我学会的第一件事便是掩饰心。光阴荏苒，昼去夜来。及至今日我干这事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即使心被炸得粉碎

血如井喷，可我还是能

安之若素，安之若素

我现在孤居在郊外一个小小的单人宿舍里。我们的学校离市中心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当学生们放学回家之后，这个世界仿佛就只剩下了我和墙角的小虫、床底下的老鼠。

我常常弄不清老鼠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它们在夜里大摇大摆地在我的域地里狂欢时，那唏唏嗦嗦的音响常常不得不使我用被子从头到脚地将自己严密隐蔽起来，以免不小心被它们心血来潮地弄了去充饥。然而

也只有它们的存在才使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我的魂灵和我的肉体尚完美无损地结合在一起。意识到我的恐惧是来自我对生命的珍视。一天夜里，我的杯子“咣啷”地倒下了。我开了灯。一只极小的老鼠急剧地窜到了热水瓶上。然后它坐在瓶盖上，两个小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我。我们对峙了很久。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都欲言又止。最后它笑了笑，意味深长地抖了抖胡须，然后滑下暖瓶，悄声地消失。我常想它的笑意里是不是蕴含着某种启示。

我当然清晰地记得：他是属鼠的。

那天，重庆大雨。而雾使这座升起在台阶上的都市变得朦朦胧胧。姨父把我送上船便匆匆而去。姨父消失在烟雨之中后，落入我眼中的便是这座孤寂的山城。江潮涌浪的喧声和风雨的撞击，淹没了城市的喘息：汽车鸣笛、人流嘈杂和小贩的吆喝。仿佛一个巨人在灰色的光线中闭着眼睛沉沉睡了去。

我们的船在大雨中渐渐驶远。房屋、江堤、码头和平滑的嘉陵江都变成编织在密濛雨雾这块衬布上的图案，然后隐去。江面上只剩得两岸青山和一江风雨。

我常想我站在甲板上的那副样子一定傻透了。我拎着一只灰色而肮脏的小旅行包，它的拉练坏了，拦腰扎着一根裤带般的细绳。我的棉绸短袖衬衣和长裤都皱皱巴巴地贴在身上。我漫无心绪地张望，脸上还残留着未曾擦净的泪痕。我记得从我身边擦来过去的人们都忍不住打量我几眼。一个男人甚至立在我的对面。他用死鱼

一般的眼睛盯着我不眨眼。我在重庆刚刚经历一场恐惧事件。我的心尚未从那恐惧之中苏醒过来。我木然地用同样的目光盯着那双死鱼之眼。这种注视使得我突然发现人这种动物竟是如此丑陋。他们凭着那一张黄皮和半勺黑毛覆盖着的那个非圆非椭的头颅；凭着那凹陷于黄皮上犹如两个窟窿的眼儿和肉瘤般耸立的鼻；凭着那翻着两片红肉的嘴和它包裹着的或黄或白或黑的硬齿，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封为高级动物，生命之首，而我却突然觉得我曾饲养过的兔子和鸡与之相比倒是美丽得多。它们至少耐看。

我离开那男人的目光半逃似的穿过内走道。我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我相信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的不看到人脸。而结果是我在走道出口处被绊了一个趔趄。那是伸得长长的一条腿。这便是他。

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力回忆我第一眼看见他时所产生的感觉。令人懊恼的是什么也没想出。目光相触没有火花。我甚至没有感觉到他有任何一个吸引人的地方。用现代女性的标准来论，他那张脸用“平庸”二字来形容绝不过份。那些青春酒刺布满颧骨处。而眼睛则淡而无光。他很瘦。他用手指努努他蓬乱的头发时我看见他的手指细长细长。他瞟了我一眼，没有说对不起。他正低着头翻阅一本厚厚的书。我不在意他的态度而在意他的腿霸占的位子。我手心里捏着五等舱的船票。在这大江上漂泊几天几夜我必须寻一个较好的休息之处。

他翻过一页书，再次抬起了头。他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我。又是人脸！我扭头望至别处。心里一阵凄惶，不

由泪如泉涌。他一跃而起，说：出了什么事？这是他对我说过的第一句话。我想我在某一天咽下人生最后一口气的那一瞬间，这五个字仍然会从遥远的年代一个一个地蹦入我的脑际。我生命的许多欢乐许多痛苦便是这五个字拉开的序幕。

我哽咽着对他说我没地方坐，然后亮出手心的五等舱票。他莞尔一笑，说就这事呀。他说着重新坐下，缩回脚。喏，坐这儿。他说。

二

我常常做噩梦。只有一个梦不断重复出现。它的情节和结局总是大同小异。那只红绿相间的球从梯路上一级一级地跳下，然后急旋着奔向马路。然后满耳都是尖厉的喧嚣。每逢此时，我的胸口都仿佛被堵塞着。我呼吸急促。挣扎着意欲叫喊。很长很长时间叫不出声。最后才在我几乎觉得自己已经憋死的情况下蓦然醒来。我大汗涔涔。

那一幕场景便在我醒来之后顽固地浮出我的脑海。鲜亮的太阳从差参差不齐的高楼后斜照过来。马路被楼房的阴影割成了灰白和浅黑两大色块。很多很多懒散的人挂着他们黑黄黑黄的面皮僵尸般来来去去。空中没有风。只有暑热蒸出的烘臭烘臭的汗气弥漫着扑向每个人的鼻孔。一个耀眼的孩子蹒跚着追踪他的皮球。卡车便恰恰在这时拐过弯急驶而来。姨妈走在我的左边。她冲向马路时发出一阵尖锐的叫喊。她伸长手臂将小孩一掌

推出老远。而她自己突然失重一个踉跄跌倒在地。汽车便从她的双腿上辗过。姨妈脸白如纸，无声无息。她双腿的血与肉同车轮上的泥泞揉在了一起，印出了几米长的车辙。男人们呼喊救人。女人们掩面而泣。这样多的血这样惨的事使我魂飞魄散。我叫着“姨妈”然后晕倒。

那一年我 16 岁。我只身出门旅行。重庆是我的第一站而那天是我到重庆的第一天。

我在表兄和姨父面前像一个真正的杀人犯一样总是垂下我的头颅。我甚至不敢看他们一眼。这种罪犯意识折磨了我许多年。至今我见着表哥或收到姨妈来信仍要怦然心跳。我惯有的娇娇之气在他们面前早作烟云散去。我除了谦卑还是谦卑。

姨妈活下来了，但没有了腿。她成了英雄，但失却了自由。她那半截身躯无论站在凳子上或在轮椅上，无论是躺下或是直起都令人毛骨耸然。姨妈是小学老师。街头巷口总是出没着她长大或没长大的学生。学生们在同她说话时眼光总投向别处。这个细微的动作使姨妈难以忍受。于是她尽可能不出家门。姨父提出离婚是在五年之后。他有他做人的要求而姨妈无法给予。那一年我匆匆赶到重庆时，姨妈直楞楞地望着我。没有悲哀亦没有欢喜。她以往的端庄娴淑的神情了无踪影。她呆痴的脸上显现出的全部气息都是死亡的气息。姨妈拒绝了我接她到汉口的提议。她说她不想到处“展览”。她说你赶快走吧，免得又闹出什么事来。她的话令我无地自容。她的灾难的起始是我死拽活拦地让她陪我去新华书

店买地图。她曾让表兄陪我同去而我则以“不同男孩子上街”为由拒绝了。我像丧家犬似地逃出重庆，逃出姨妈的阴影覆盖之下。我到重庆去过三次。但我在那儿呆的天数总共不到五天。第一次是在姨妈抢救完后姨父送我上的船。姨父深凹在脸庞上的眼睛极冷淡。他在船上才告诉我只买到五等舱。我在同他分手的最后一刹那，泪水纵横。我抓着他的手连连地说着原谅我，原谅我，姨父说这哪能怪你呢？姨父当年的声音至今仍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那么沉重又那么宽容。第二次送我的还是姨父。这一次说“原谅我”的是他。他的声音虚弱而颤抖。他的凹陷的眼睛中流露着难言之苦。我说不存在原谅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美好地活。

这是他说过的话。他在我去重庆前问我见着姨父你准备怎么说？我说我原谅他。他说这不存在原谅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美好的活。

姨父对这句话的反应是一眶热泪和无数喃喃的“谢谢。谢谢。”

我坐在他的对面，闭着眼打盹。船慢慢地开着。江水何其平缓柔软，而发动机却吃力地发出轰隆隆的喘息。如此这般，依然只能使船铁虫一样爬行。在这寂寞而漫长的旅途中，我一次又一次看见那血肉模糊的车辙。

天灰黑的时候，江风裹着几丝寒意卷了进来，我下意识地抱了抱手臂。

有衣服就再套一件，江上风大。他说。

这是一天来他对我说的第二句话。我在他温和的目光注视下，手忙脚乱地打开小包，抽出一件灯芯绒外套。

他说你是中学生？

是的。我说。

他说武汉的？

我说是。在市实验中学上高一。

他说很巧，我们是校友。他说完又问不是刚放暑假吗？怎么不在重庆玩玩？

他的话令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没有回答。

停了一小会儿，他似乎有点小心翼翼地问：丢钱了？

我摇摇头说不。然后断断续续向他讲述了在重庆发生的事。我的痛苦我的自责我的恐惧。一切的一切。我都说了。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有那样的勇气，把自己最隐秘的心事毫无保留地说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听。我忘却羞耻地呜呜痛哭。这使得邻近一些好奇的人围过来观看。他什么也没说。突然递给我一条大手帕。他做了一个揩眼泪的手势。

他再次说话的时候船已抵达万县。大轮要在此停泊一夜。明日进入三峡。他说你不上去走走？我说不。他去了。返回时抱着两个西瓜。

他说我在乡下看过两年瓜。我挑的瓜除了甜没别的味道。他说罢开了一个。那瓜竟是夹生的。这个结果令我哑然失笑。他沮丧地扔了瓜，擦擦手说我是特意弄个

坏瓜让你笑的。像你这样年龄的女孩，生活中应该只有笑而没有痛苦忧伤这一类货色。我说我原本是极爱笑的，只是现在没了情绪。

他说又记挂着自己的滔天罪行了？不过你若觉得充当刽子手这个角色很适宜于你，你就扮演下去好了。

我说怎么会，怎么会呢？

他说是么？我还以为这是你的远大理想哩。要不你怎么老是往那个帽子下钻？

我说如果不是我，姨妈就不会出门：她不出门就不会见到那个小孩：见不到那个小孩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车祸。

他说这么说来真正的刽子手是你的爸爸妈妈了？

我说那怎么可能。

他说如果你爸爸妈妈不结婚，你就不会出世：你不出世就不存在去重庆的问题：你不去重庆你的姨妈就不会去书店。就不会看见那小孩，就不会被车撞着。

我目瞪口呆。

他又说，噢，我说的还不对。真正的刽子手是猴子。如果没有猴子就不会有人类。没有人类就不会有你们的祖宗。没有祖宗就没有你爸爸妈妈和你姨妈。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你去重庆的机会。你不去重庆就不会拖你姨妈出门……

他说得极快，如同绕口令。说到这儿一口气喘不上来。于是我笑了。笑得引起痉挛。

他沉思片刻又说，生活中不能使用“如果”这种假设词，否则成千上万的人都会死于懊悔之中、命运对于

每一条生命都是没有如果可言的。他怎么摆布你，你都得认。你认了，你才能活得不那么累。他说倘若你实在要怪一个什么以便解脱自己，那就只能怪那只皮球。而那只球也只能解释为上帝扔下来的。是为那孩子，为你姨妈、为那司机、为你、也是为我，为许多个家庭，为重庆以及为这条船，为这个万县之夜，为明日的三峡之行，为一切活着的或死去的而扔的那只球。

他像一个睿智的哲人说了这一番话。我似懂非懂，我短暂的人生历史和简单的生活体验使我没有能力去理解它的内涵。待我今天重新品味和审视他当年的话语，我吃惊地感到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竟把人生悟得那么透彻那么深奥。而我却是在三十之际，内心平静得如一口枯井时，才同他想到同一点上。

他说你多大了？

我说 16 岁。

他说我和你是三比二。

我说你 24 岁了？

他显然有些惊讶。他说你的小脑袋还真管用哩。

我很高兴他的夸奖。我告诉他我的数学出奇的好。我说我每次考试都只用半个小时就做完了题目而且总得满分。

他说得了满分又有什么用？

他的话令我沮丧。是没有用，我想。

你叫什么名字呢？他又问。

我说我叫徐楚。大家叫我楚楚。你呢？